吳承恩與花果山

文化什錦

黃東成

吳承恩紀念館友人誠邀，說陪同我去遊花果山。我問紀念館在淮安，爲什麼要去花果山？友人笑道，先去看看孫悟空的老家呀。我笑了。全國各地有幾十座花果山，都說是孫悟空老家，那一座是眞的。友人搖頭解釋，不一樣，那些花果山都是經典小說《西遊記》流行以後，借孫悟空轟動效應起的名。雲台山的花果山是《西遊記》問世之前就有，十七世紀前山還在海裏呢。《西遊記》開篇即描述花果山。「東勝神州，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花果山自古是海中島嶼，直到康熙五十年後，海漲沙淤才與大陸接壤，海中島才變成陸地山。昔日花果山孤懸海上，迷濛飄渺，海市蜃樓屢屢出現，所以被視爲海中仙山，自古有「東海第一勝境」之譽。吳承恩常來此登山遊覽，花果山美到極致的海天山色，奇觀異石，催發他的創作靈感，構思出《西遊記》故事的取景原型。

我隨口問友人，吳承恩是淮安人，他怎麼會經常來遊花果山？友人說，雲台山在海州境內，當年海州隸屬於淮安府管轄區，陸路水路都很方便。吳承恩的老師胡璉便是海州沭陽縣人，世居海州，曾官至刑部侍郎。吳承恩著的《射陽先生存稿》，就是在海州發現的。

登上花果山，《西遊記》氛圍便撲面而來。山門是在傳統古城門的骨架上。正門上首有孫悟空頭像，背襯圓形圖案，象徵法輪常轉。北側有唐僧師徒西方取經的浮雕，下方有六隻圓雕雄獅把門，廣場四周有一百零九隻石猴迎賓。山門背面的匾額上鐫「東勝神州」四字，透過中間的門洞，可看到松林中《西遊記》作者吳承恩雕像。我們一路尋訪水簾洞，果然見確有崖上掛下瀑布水霧飛濺的一個山洞，洞口滴水恰似水晶玉珠串以成簾。水簾洞口絡繹不絕的遊客夾雜着不少耍猴藝人，肩上均單腿站着一隻扛着金箍棒仿電視裏孫悟空裝扮的猴子，耍猴人不耍猴，只是招徠外地遊客與「孫悟空」照相留念，眞不可小覷，生意來得個好。

我們飽覽了孫悟空降生的女媧造石，天工巧成的八戒石，參差的七十二洞以及照海亭，一線天，小蟠龍，九龍橋，南天門，眞是神奇迷人，現實中的花果山與《西遊記》裏的花果山，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融爲一體，給人以無限想像空間，難怪有「一部西遊未出此山半步」之說。友人說，要詳解吳承恩與《西遊記》，還得到淮安參觀吳承恩紀念館。

我們遂驅車到淮安。吳承恩紀念館與吳承恩故居同在一處。坐落在淮安楚州區河下古鎮的打銅巷巷尾。其實故居已不古，遺址毀於抗日戰爭，已找不到半點蹤跡。現在的故居乃紀念吳承恩誕辰四百周年時在舊址上新建，保留着明代古樸典雅風格的園林。入口處有一座「吳承恩故里」牌坊。牌坊爲四柱三門，其中一副對聯很吸引人眼球：「東土西天，降妖伏魔，萬方傳頌孫大聖；楚風淮水，述異志怪，千載推崇吳承恩。」走進大門，叢叢傲岸修竹。主廳正中安放着吳承恩半身塑像，是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根據吳承恩的頭顱骨和明代人的裝束復原，科學再現吳承恩生前的相貌，這是國內第一尊根據死者遺骨複製成的歷史文化名人塑像。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生於一五〇一年，卒於一五八二年，享年八十一歲，淮安山陽（今江蘇淮安）人。他出生在一個由學官淪落爲商人的家族。吳承恩自幼聰明過人，《淮安府志》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爲詩文下筆立成。」他的文才在故里出了名，認爲他科舉及第「如拾一芥」。事實恰恰相反，他科舉場上極不得志，屢試不第，四十五歲時還是一名「藍衫已破」的老秀才。最後按明代科舉常例，老秀才凡屢試不中舉人的，依次排隊等候選送，於是吳承恩便成了一名歲貢生。直到六十七歲，才得到一個浙江長興副縣丞的八品小官，其間還被誣陷坐了一陣子牢獄，加深了他對官場、腐敗科場以及社會黑暗的認知，心裏深深埋下不平和憤懣。三十六歲那年，明世宗南巡承天府（今湖北安陸縣），隨駕文武大臣乘機敲詐勒索，鬧得民不聊生。吳承恩按捺不住寫了《二郎搜山圖歌》：「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爲猿鶴爲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惜。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爲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認爲「民災」的形成，社會現實的醜惡，原因就在於「五鬼」「四凶」那樣的壞人當道。他想「致麟鳳」，行「王道」，但是懷才不遇，只能空懷慷慨，撫事臨風嘆息。

（上）

巴黎女人

小　雪

花都書簡

一個冬日的上午，我穿了一雙毛絨絨的靴子上街。這雙靴子不僅穿着溫暖舒適，它在美洲亞洲澳洲都是極其流行的。這時，迎面走來一位身着大衣皮靴身材高挑的法國女人，我注意到她用眼角的餘光看着我的靴子，臉上的表情似乎在說：「這也能算是鞋？」是的，巴黎女人的冬天，一定是皮靴，不能是毫無形狀的保暖靴；一定是大衣，不能是臃腫的羽絨服。運動褲？Oh no！這是健身房裏的東西，你怎麼能穿到大街上來！

巴黎女人是很講究的。不過與其說巴黎女人會打扮，不如說她們是天生麗質。巴黎女人大都身材苗條不說，全身的比例都是黃金分割。她們天生就是衣服架子，再普通的衣服穿上身，都是極其有範兒的。似乎是無意中在炫耀和強調這種天生麗質，巴黎女人身上總是黑白灰三色加上最簡單的剪裁，再用大紅色的口紅點綴一下，便是她們最經典的裝扮了。

剛到巴黎的時候，便有一位女性朋友警告過我，一定要把自己收拾得美美的才出門。有一次她穿着睡褲裏着大衣下樓取包裹，被鄰居法國老太太看見了。老太太叫住她，嚴肅地跟她說：「你這個樣子是不應該出門的。」聽她描述着那情形，我似乎都能穿越時光感受到老太太犀利的目光。

巴黎老太太的美，是她們一輩子修煉出來的。舉手投足間的那種緩慢和優雅，積聚了法國文化骨子裏的高冷。那種淡淡的，無意間的，卻讓人見到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氣質。即便是這種由內自外散發的氣場已足以秒殺周遭的各種雄性生物，巴黎老太太們也毫不留情地把自己從頭打扮到腳。從銀髮的鬈度，胭紅的厚薄深淺，加上妖艷的紅唇，和精心挑選的指甲油，到耳環項鏈戒指，以及代表着文藝與復古氣質的胸針，都一樣不落地精心準備。

即便你有高挑卓越的身材，也很會打扮得優雅，有一樣卻是學不會的，那便是巴黎女人的眼神。很難用語言去描述那樣的眼神。她似乎是在看着你，又似乎沒有在看着你；眼角似乎帶着彎彎的笑意，卻又有一絲迷離的距離；暖暖的熱情的，卻又冷冷的高傲的。

噢法語，怎麼能忘記巴黎女人說話時，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有節奏地從她們的紅唇之間流淌而出。聽着她們悠揚如歌說出的語句，正如法國深秋淅淅瀝瀝下着的小雨，性感得很。

巴黎女人，總是游離在征服和努力的想要被征服之間，這也許才是她們最原始的魅力所在。

六角形的雪花

安立志

人與事

春節前的「霸王級」寒潮，給大江南北都帶來了降雪，廣州的雪甚至六十年一遇。而在濟南，大大小小，應是今冬第四場雪了。窗外是粉蝶翻飛，梨花亂舞的世界，開窗去接這紛紛揚揚的精靈，雖然一觸即化，仍可看出其六角形的倩影。

據說，雪花呈六角形也是國人首先發現的。西漢文帝時詩人韓嬰寫道：「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太平御覽》卷十二引《韓詩外傳》）因此，雪花也就有了「六出花」的別名，這在中國的古詩文裏很常見，比如，唐詩有「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長芳六出花」（《全唐詩》卷五十三）；宋詞有「做六出、飛花亂墜，舞風情態誰相似。」（《全宋詞》，中華書局，頁二一六一）元曲有「一色白，六出花，密密疏疏，瀟瀟灑灑。」（《全元散曲》，中華書局，頁一一〇四）古代文人的渲染，使雪花走進了審美的境界。

雪花爲什麼呈現六角形，科學家的解釋是這樣的：雪花是水的結晶形成的，大氣中的水分子冷卻到冰點以下時，就開始凝固形成冰晶。冰晶屬六方晶系，六方晶系的典型形狀是六棱柱體。當結晶過程主軸方向晶體發育較慢，而輔軸方向發育較快時，晶體就呈現六邊形片狀。這就是雪花的形成。

雪到底有多少種呢？一九四九年，國際水文協會所屬的國際雪冰委員會召開一次專業會議，通過了一個提案，把大氣固態降水分爲十種：雪片、星形雪花、柱狀雪晶、針狀雪晶、多枝狀雪晶、軸狀雪晶、不規則雪晶、霰、冰粒和雹。前面的七種統稱爲雪。爲研究雪花形狀，據說科學界還成立了一個雪晶體的分類系統。據二〇一三年公布的最新發現，雪的形狀已達一百二十一種，令人難以置信。

西方冰川學的鼻祖丁鐸耳深入研究過這些六角形，他曾這樣描述：「這些雪花……全是由小冰花組成的，每一朵小冰花都有六片花瓣，有些花瓣像山蘇花一樣放出美麗的小側舌，有些是圓形的，有些又是箭形的，或是鋸齒形的，有些是完整的，有些又呈格狀，但都沒有超出六瓣形的範圍。」因此他認爲，雪的形狀千姿百態，卻萬變不離其宗，雖然基本形狀是六角形，但在大自然中卻找不出兩片完全相同的雪花。在科學家歸納的七種形狀中，六角形雪片和六棱柱狀雪晶是基本形態，其他幾種只不過是其基本形態的發展、變態或組合而已。

在此之後，許多學者繼續了這一觀測和研究事業。日本人中谷宇吉郎在日本北海道拍攝和研究了成千上萬朵雪花，不僅出版了學術著作《雪的結晶》，而且出版了散文《雪花——來自天堂的信》。俄羅斯攝影師阿列克謝·卡爾加托夫的微距雪花鏡頭，捕捉到了各式雪花六角形的結晶，這些美麗的結晶被人稱爲「上帝的徽章」。面對大自然凝成的這些不計其數的、晶瑩微小的精靈，即使窮盡鬼斧神工、匠心獨運這等美麗的辭藻，仍然感到人類語言的貧乏。

雪花是微觀的，雪是宏觀的，很少有人俯身察看六出花的千差萬別、千姿百態。相反，一些關注雪的人們，看到的卻是大自然的雪如何消滅了千差萬別與千姿百態，從而型塑了表面的統一、混沌與一致。我最早是從《西遊記》知道六出花的，該書在描寫通天河大雪時有這樣的詩句：「平塡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團」。白雪覆蓋了大地，天地之間，晶瑩潔白，萬籟俱寂，色調單一，阡陌不辨，凹凸模糊，彷彿整個世界實現了一元化狀態。宋代詞人陳郁的《念奴嬌》也有這樣的詞句：「不論高低並上下，平白都教一例。」（《全宋詞》，頁三〇一七）這樣的「一例」，其實是自然界的表面文章，人們也許無意區分雪花的六角形如何形態迥異，在人類的視角裏，即使對於宏觀的下雪，其看法也是多元的。有一個古老的笑話，在大雪天，一個秀才、一個京官、一個富翁和一個乞丐同在廟裏避雪，四人閒極無聊，以「雪」爲題，聯句作詩。秀才才思敏捷，率先吟道：「大雪紛紛墜地。」京官心繫朝廷，接着續上：「都是皇家瑞氣。」富翁不虞衣食，接了下句：「再下三年何妨。」乞丐一聽生了氣：「放你娘的狗屁！」

柳宗元「獨釣寒江雪」

在千年之前的唐代，湖南、廣西一帶也下過大雪，有柳宗元詩爲證：「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全唐詩》卷三百五十二）柳宗元作爲唐代的思想家、文學家，因「永貞革新」失敗被貶永州（今湖南零陵）。這首《江雪》，句句寫景，合起來是一幅圖畫，正如清初文人黃周星所說：「只爲此二十字，至今遂圖繪不休，將來竟與天地相終結始矣。」（《唐詩快》）從字面看，前兩句講的是宏觀，講的是普遍與「一例」，「千山」且「鳥飛絕」，「萬徑」已「人蹤滅」，「成千上萬」還不夠單調與一例？後兩句講的卻是個別與差異，「孤舟」一隻，「獨釣」一竿，「孤獨」而又「孤獨」，還有什麼比此景此情更加特立獨行？這是一首宏觀與微觀，一例與特出，普遍與殊別的對立統一。柳宗元不會俯下身子去仔細觀察六角形的花瓣，一首短詩倒是呈現了他的處境與心態。

這首詩反映了柳宗元先生什麼樣的心態呢？在明清文人筆下並不相同。吳烺云：「千山萬徑，人鳥絕跡，則雪之深可知。然當此之時，乃有蓑笠孤舟、寒江獨釣者出焉。噫！非若傲世之嚴光，則爲待聘之呂尙。」（《唐詩直解》）說他是清寒自持，離世脫俗。徐增云：「此乃子厚在貶所以自寓也。當此途窮日短，可以歸矣，而猶依泊於此，豈非一官所繫耶？一官無味，如釣寒江之魚，終亦無所得而已矣。」（《說唐詩詳解》）說他是官場失意，心灰意冷。王堯衢云：「置孤舟於千山萬徑之間而以一老翁披蓑戴笠，兀坐於鳥不飛、人不行之地，眞所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矣，何足爲輕重哉？江寒而魚伏，豈釣之可得？彼老翁何爲而作孤舟風雪中乎？世態寒涼，宦情孤冷，如釣寒江之魚，終無所得，子厚以自寓也。」（《古唐詩合解》）說他是特立獨行，孤高傲世。

以上諸人都是從不同角度來揣度柳宗元先生的心境。直到明末，又有人直接對以此詩爲主題的畫作提出異議：「呵凍提篙手未蘇，滿船涼月雪模糊。畫家不解漁家苦，好作寒江釣雪圖。」（明·孫承宗《漁家》）這首詩議論的已經不是《江雪》作者的心境如何，而是直接反映漁民與畫家乃至柳宗元本人的不同際遇。人生百態，社會萬狀，面對同一事物，同一環境，而有不同心態、不同感受，這原是正常的人生況味。而這種況味，有時竟如隔鴻溝，差之千里。比如說，「瑞雪兆豐年」，本是千百年來流傳甚廣的一句農諺，然而，這句話，用來描述「霸王級」寒潮裹挾下的中國與「怪獸級」風雪覆蓋下的美國當然不合時宜，甚至描寫大雪擁堵的江浙與喜逢新雪的羊城也有天壤之別。晚唐詩人羅隱早就對此提出質疑：「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全唐詩》卷六百五十九）乞丐罵富翁「再下三年何妨」是「放你娘的狗屁」，想必他對雪花是六角形還是五角形也不會有興趣。

◀雪雖然千姿百態，卻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六角形的　網絡圖片

◀「霸王級」寒潮下，雪後的濟南銀裝素裹　網絡圖片

中西醫並重大有可爲

姚榮銓

自由談

前不久上海開兩會，滬媒有篇「現場直擊」，引題是：韓正(市委書記)在參加浦東代表團審議時心繫「兒科醫院人滿爲患」這一問題；主題用醒目的粗黑體來標：兒科看病難，「十三五」不解決不行！

很巧，那天剛從網上翻閱本港《大公》、《文匯》的電子版，讀到兩個新聞標題頗有意思，前曰「中西合醫擴至本港七公院」、後謂「中西醫協作首涵蓋公院急症」。彈丸之地的香港，回歸祖國前人口六百萬，才十餘年就增至七百多萬了，筆者到公院看病難，到公院看急症更是難上加難。香港新一屆特區政府和特首耳聰目明吧，他們對於習近平主席前年會見陳馮富珍時提出的「中醫藥是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先行者」重要論斷蓋能夠學以致用，竟然創意出了「中西合醫」，來解決看病難、看急症難的民生「老大難」問題。滬港要全面合作，鄙人建議上海可以把香港先行先試的「中西合醫」的新模式採取魯迅「拿來主義」去試行之。

中西合醫對於解決上海兒科醫院人滿爲患問題可行嗎？現在有個熱門中成藥，叫做「六味地黃丸」，國醫大師石仰山兒曾多次叮囑筆者長服此丸有益「治未病」。此藥發明人是宋代名醫錢乙，他是我國中醫兒科的鼻祖！由此推算中醫兒科奠基近九百年了，他有《小兒藥證直訣》傳世至今，今朝小兒中成藥配伍和醫治方法不少在這本經典著作中找得到根源的。如果我們兒童患病不亂吃抗生素、濫用激素，而吃久經歷史檢驗的中成藥，就不會長出一口「四環素灰牙」、得瘋長早熟症了。中醫的「治未病」就是講究預先保健，比如預防感冒中醫兒科就有不少辦法和中藥方劑，倡導早防早治模式就會減少兒童患病機會和增強免疫抗病能力，不是嗎？

筆者查到一些數據，頗說明問題的。二〇一二年內地中醫急症人次爲六點三四億，佔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證明內地並非忽視或輕視中醫的。中醫在傳染病防治、有效降低病死率方面，也是國際公認的。國人屠呦呦研究中醫藥青蒿素治瘧疾獲巨大成功而獲諾貝爾獎，更顯示中醫藥「走出去」是時候了。澳洲二〇一二年以立法形式承認中醫合法地位，美國四十多個州認可了中醫針灸，中醫藥已走進全球一百六十八個國家，中醫診所開設了八萬多間，中醫藥服務貿易金額超過五百億元……中醫藥確實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習主席指出，「中醫藥凝聚着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李克強總理最近也提出了「堅持中西醫並重，突出中醫藥的特色與優勢，借助現代技術，推動重大新藥創製、重大傳染病防治等取得新進展，在深入推進醫改中發揮更大作用」。中西醫協作不只有利於解決男女老少看病難問題，也有助於深入推進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醫改大事。

陳獨秀「反孔」

宋志堅

文史叢譚

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雜誌之「反孔」，陳獨秀的《一九一六年》可謂開風氣之先。此文或許可以當作該刊的「新年獻辭」來讀。陳獨秀提出，一九一六年應當是一個劃時代的界線：「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間，在歷史上畫一鴻溝之界：自開闢以訖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並就一九一六年之青年的「思想動作」提出三條希望：一是「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這是就國家民族而言的，國家民族受欺凌，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勢將以鐵血一洗此浹髓淪肌之奇恥大辱」；二是「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勿爲他人之附屬品」，這是就公民個體而言的，與「獨立自主之人格」相提並論的，則是「平等自由之人權」；三是「從事國民運動，勿囿於黨派運動」，他認爲：「凡一黨一派人之所主張，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與於國民根本之進步。」在這三條希望的第二條中，陳獨秀着重批判了儒家「三綱」之說：「儒者『三綱』之說，爲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爲臣綱，則民於君爲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爲子綱，則子於父爲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爲妻綱，則妻於夫爲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爲臣爲子爲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爲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爲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這一段話，在陳獨秀的反孔非儒思想與文章中，是具有綱領性的。也就是說，陳獨秀反孔，突出反對儒家的「三綱」之說，力主現代人之獨立人格與自由人權。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號，正處於袁世凱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起的八十餘天的短命皇帝期間，無疑是這一特殊時期的一個風向標。此後，無論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還是吳虞的反孔系列文章在《新青年》發表，無不與此有關。

陳獨秀本人，此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三篇反孔非儒的文章，即《憲法與孔教》（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三號）；《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四號；《思想與國體問題》（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圍繞同一「反孔」主題，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論述，在三個不同的層面展開。

《憲法與孔教》說的是孔教與民主憲法格格不入。這個問題的提出，有其歷史背景。陳獨秀說：「『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應於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只以袁皇帝干涉憲法之惡果，天壇草案，遂於第十九條，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賊，致遺今日無謂之紛爭。」這種「無謂之紛爭」的具體表現，就是有議員居然認爲，在憲法中「倘廢祀孔，乃侵害人民信教之自由」。康有爲更是建議北洋政府尊孔教爲國教，並將其寫入憲法。

陳獨秀駁斥此論說：「國家未嘗祀佛，未嘗祀耶，今亦不祀孔，平等待遇，正所謂尊重信教自由，何云侵害？」倘說佛、耶二教並非國產，那麼，國產之「舊教」共有九家，儒教僅居其一，從學術上說，「今效漢武之術，罷黜百家，獨尊孔氏，則學術思想之專制，其湮塞人智，爲禍之烈，遠在政界帝王之上」；從宗教信仰上說，「竟欲以四萬萬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國家，獨尊祀孔氏，竟欲以四萬萬人各教信徒共有之憲法，獨規定以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可謂「專橫跋扈」。陳獨秀說，憲法是「全國人民權利之保證書」，「決不可雜以優待一族一教一黨一派人之作用」，有人竟想「挾堂堂國憲，強全國之從同，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簡直就是「無理取鬧」！

《思想與國體問題》說的是孔教與共和國體格格不入。國體既是共和，思想也須一致。陳獨秀說，袁世凱死了之後，帝制取消，「大家都覺得中國以後帝制應該不再發生，共和國體算得安穩了」，他卻不以爲然，其原因就在於多數國人的思想，與共和不相一致，「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裏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裏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這種帝制時代的舊思想，就是長達兩千多年的專制集權社會的正統思想，也就是所謂「孔教」。陳獨秀說：「按孔教的教義，乃是教人忠君、孝父、從夫。無論政治倫理，都不外這種重階級尊卑三綱主義。」這種帝制時代的舊思想，也叫孔孟之道，孔子與孟子儘管也有種種區別，但在「三綱主義」這一根本點上，卻是一致的。「孟子所謂人倫，是指忠君、孝父、從夫爲人之大倫。試問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是否能容這『以君統民，以父統子，以夫統妻』不平等的學說？」共和國體與孔子之道，「一個是重在平等精神，一個是重在尊卑階級，萬萬不能調和的」。

（上）